

新武俠小說力作

毒情斷魂



浙江出版

毒情断魂

(上)

古石

著

漓江出版社

毒情断魂

(下)

古
右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 号

毒情断魂

古石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交通厅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7.375 插页 4 字数 376,000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5407-0826-2/1·586

定价: 9.3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杀子祭妻.....	(1)
第二章	拜仇为师.....	(22)
第三章	孽海情丝.....	(46)
第四章	冤冤相聚.....	(69)
第五章	假夫假妻.....	(91)
第六章	误陷淫窟.....	(115)
第七章	情侣真仇.....	(139)
第八章	姊妹让夫.....	(163)
第九章	浴血梅山.....	(190)
第十章	柔情似水.....	(212)
第十一章	狭路相逢.....	(232)
第十二章	活擒五贼.....	(258)

第十三章	狡兔三窟·····	(283)
第十四章	义放淫妇·····	(311)
第十五章	收刃谢恩·····	(336)
第十六章	巧设圈套·····	(361)
第十七章	弑母灭亲·····	(385)
第十八章	古庙横尸·····	(411)
第十九章	比鬼还鬼·····	(439)
第二十章	天网恢恢·····	(461)
第二十一章	拔刀相助·····	(486)
第二十二章	起死回生·····	(511)
第二十三章	神功显威·····	(533)

第一章 杀子祭妻

曲镇不大，倒很洋气，素有“小广州”之称。战乱爆发后，京、沪、江、浙、皖一带的逃难者络绎不绝，蜂拥而至，使这个小小山城，成了人口的“暴发户”。虽说这给曲镇带来了热闹和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拥挤、紊乱和“人心惟危”。

镇中心十字街口有个如意大酒家，那是曲镇最大最豪华最有名气的饭店。老板方如意，是上海来的青帮大亨。来“开码头”时自报是“通”字辈的。这方如意是大阔少出身，念过大学，练过武术，到过欧美，混过香港，确是个长袖善舞，手眼通天的风云人物。

“八一三”事变后，方如意携带他的六位太太来到曲镇，开了这升酒家。据说，开张的那天，当地的流氓头头和地痞赖子，以为方老板是外乡人好欺侮，竟纠集了几十号人前来闹事，被方如意一顿拳脚，打得鼻青脸肿，喊爹叫娘，是王八拱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打这以后，方如意便名震曲镇，成了这一方的“大爷”。谁也不敢惹，那些流氓地痞都服服贴贴听他支使。由此，他开的这升酒

家，生意也就格外红火起来。

为了扩充势力，方如意网罗了几十名土匪或兵痞出身的打手，这些打手不仅枪法极好，且还会几下拳脚。

民国三十三年秋的一天，来了一位外地的食客。他头戴白色 A 字型礼帽，身穿浅灰横罗长衫，香云纱米黄单裤，礼服呢薄皮底便鞋，鼻梁上扣一副宽边茶色水晶太阳镜。看上去约三十岁上下，神采飞扬，气度不凡。他在进门不远的一张空桌坐下，慢悠悠地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骆驼牌洋烟和一个美国造绿化学的打火机，点着洋烟，然后把那一包洋烟和打火机往桌子角一搁，摘下礼帽，盖于洋烟盒上，露出乌黑的小平头，然后一口口地喷着淡淡的烟雾。

跑堂的阿成见派头大，连忙送来碟筷，递上手巾把子，陪笑问道：“老爷！您来点什么？这是小店的菜谱单……”

来客连头也不抬，只是将筷子横放在碟子外面，正襟危坐，一意吸烟。

帐房漆先生“在帮”，一打眼就明白这叫“挂牌”，意思是宣布自己是帮里人，让“家里人”速来搭话。漆先生连忙走过来“盘海底”（青帮见面的规矩，也叫盘道，经双方用行话问答，达到相互了解身份的目的）。

经过一番“盘海底”，漆先生吓了一跳，连忙喊：“上茶！”然后点头哈腰对来客说：“您，您老先喝茶，小的立刻去请我们方老板来拜见前辈！”

漆先生三步并作两步，跑得气喘吁吁，来到后楼四姨太太房间，对方如意说：“老爷！出了一件怪事。前厅来了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穿着阔绰，潇洒帅气。他，他竟自

报是‘际’字辈的。我盘了，海底全对。你、你说，能有这种怪事吗？”

“胡说！”躺在床上正抽大烟的方如意一轱辘翻身起来，瞪着大眼就：“娘西×！黄金荣老头子才是大字辈，大字辈以上的圆、明、心、理四辈早就死光了。际字辈比大字辈还要大字辈呢，那得是道光、咸丰年间的人，他有一百多岁吗？妈的！准是个‘空子’，敢跑到老子店里来胡吹瞎唬？！”他大眼珠子一转，冷笑道：“你叫胡金刚领几个弟兄去，不必跟他罗唆，先教训教训他再说。”

漆先生上气不接下气，又连忙下楼至后院找到胡金刚，如此这般地传达了方大老板的指示。

这个胡金刚原是上匪出身，会几下武术，练过鹰爪功，手指一用劲儿，能把砖头捏碎。他领五名打手，气势汹汹地来到前厅。漆先生躲在一旁用手示意，告诉胡金刚那个就是所说的姓罗的小子。胡金刚打眼望去，见这姓罗的原来是个小白脸儿，一个文弱书生。他蔑视地冷笑着，悄悄走至姓罗的身后，把手往姓罗的肩头上一搭，使劲一捏，意思是先抓下姓罗的一块肩头肉，再教训他一顿。

唔？胡金刚用力一捏，是砖头也该捏碎了。可这姓罗的好象根本不知道，一点感觉也没有，还是悠闲地在喝茶吸烟。胡金刚“哼”了一声，猛地使劲向上提，只听得“赤拉”一声，把姓罗的横罗大褂和里面乳白香云纱短衫的肩头全撕开一个大口子。姓罗的还是一动不动地吸烟。胡金刚先头抓住肩头，象抓在一块生铁上，后来猛力一提时，又觉得手指抓的是一尾溜滑的大泥鳅，手抓不住，让他滑脱了……

胡金刚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对手武功高超，不是凡人。他不由得鼻子尖冒汗了，吓得心象打鼓一般，刚想抽身逃退，可一眼瞥到方如意正在自己身后不远，于是他胆于又壮起来了，一咬牙，猛地运力一掌向姓罗的后脖子劈去……

谁知姓罗的象后脑勺长了眼睛，猛拧身一个操手，“叭”的将胡金刚的手腕子扣住，随即旋身而起，左掌已贴在胡金刚的后腰，胡金刚失去重心，“蓬”地一下跌出十来步远，栽倒在地，闹个四脚朝天。

姓罗的若无其事地微笑说：“老兄！你不是想向我请教武术吗？这是我教给你的一手见面礼。这手是龙拳中的金龙探爪。记住！”他边说边做示范：“你看！晃膀拧腰，插步翻身，伸臂探爪，配之以绣女推窗。这一连串动作，要在一刹那间，探爪力在腕上，推窗气贯掌上。懂吗？哈哈……”

这个大厅共十五张桌，十二张有食客。见动手打起来了，胆小的吓得乱钻乱跑，因打架是在靠门口的地方，堵住了去路，人们不敢过来，竟吓得“妈呀妈呀”乱叫，往后厅、帐房、厨房、雅座小间里面跑。胆大点的，退到远远的墙跟前，贴墙踮脚看热闹。

胡金刚忽忽悠悠，象被一股巨风鼓出十来步远，“叭叭”一下跌倒在地，但他未受重伤，忙翻身爬起，操起一张长木板凳冲了过来，另一名打手执一根齐眉枣木棍也冲上前来。胡金刚一板凳向姓罗的肩头劈下，那打手一棍横打。姓罗的果然身手不凡，他不躲不闪，左手前臂一弯，往上迎去，“叭！”一板凳砸在姓罗的手臂上，板凳竟象打在

皮球上，被弹得往回一蹦，险些脱手砸着胡金刚自己的脑袋。与此同时，姓罗的右手往外一操，“叭”的一下将棍抓住，往回一带，那个打手一个趔趄向前栽来。这打手忙松手弃棍，逃过一旁。打手们全被震住了，吓得连连后退，目瞪口呆，吃惊地望着姓罗的，不敢上前。

方如意一直在旁边冷眼观阵，见手下人如此饭桶，气不打一处来。他迈步上前，拱手抱拳说：“仁兄出手不凡，兄弟十分佩服，想斗胆叨教，不知肯赏脸吗？”

“嘿嘿，来者莫非是方如意，方大老板？”

“不敢。在下正是方如意，敢问仁兄怎么称呼？”

“敝人姓罗，贱字一鸣。既是方大老板亲临赐教，乃罗某习艺之良机，理当奉陪求教。”

“好！伙计们！把中间的桌子撤掉！诸位顾客不必惊慌，这是自家人以武会友，互相切磋技艺，你们有事的可请便，无事的请在一旁看个热闹助助兴，不必会帐了。少时方某做东请客，为诸位压惊。”

大厅共十五张方桌，伙计们搬掉中间的六张桌，腾出了一片空场子。方如意慢步走到场心，拱手以待，再不发话。

罗一鸣见方如意是徒手，忙将夺得的齐眉棍扔掉，上前两步，抱拳说：“久闻方大老板的大名，如雷贯耳，故千里慕名，万里投师，求教而来。今日幸会，三生有幸，还望方大老板多多指教！”

“仁兄过谦。方才教训我家下人，虽只一手，已见功力非浅，武艺超群，还望多多包涵、指教！”他嘴上虽这么说，可心里并未瞧得起罗一鸣。方如意曾拜名师下过十几

年苦功，练就一身过硬功夫，自信除师父外，天下难寻敌手。不过，他也看出，眼前的罗一鸣气度非凡，咄咄逼人，决非等闲之辈，不可轻敌。他心中暗想：此人年轻，一脸书生气，估量一定是轻功见长，巧力胜人。故决心以刚摧柔，用速决的强攻法来取胜。他采取猛冲猛打的强攻法，双拳密如雨，脆快一挂鞭，出手拳掌生风，回手鹰扑钩爪，不断配合脚功，踢、踹、蹬、扫，飞身盘旋，大开大合，不容对手喘息。

谁知，连进了一百多招，也未碰到罗一鸣的一根毫毛。罗一鸣身穿横罗长衫，头戴礼帽，从容不迫。跳纵如豹越山涧，似喜鹊登枝。逢实则避，乘虚则入，敏捷有力而又轻盈自如。他总是脸带笑容，神不散，意不乱，脸不红，气不喘。

方如意是老闯江湖，久经沙场的人物。一百多手拆过去后，他已发现自己和罗一鸣的武功相差太远。罗一鸣是为了照顾自己的面子才一手不出，点到即止，否则，自己早被打翻在地了。于是他忙纵身闪开，拱手施礼说：“罗师傅！您武功盖世，身怀绝技，远非小人之所能及者，承您谦让，小人心领受教了。”

“哪里哪里，你刚而不僵，速而不乱，重而不滞，轻而不浮，出手凌厉，进退有方，看得出，你是受过名师指点，造诣颇深，下过一番苦功的……”

“此地不便，请至后厅一叙！”

“悉听吩咐，客随主便。”

“伙计们！将饭桌搬回原处，凡在场的顾客，前帐不算，每人可白点四菜一汤，算方某请客，分文不收了。”说

罢，将罗一鸣请至后厅客室，摆上丰盛酒席，并向罗一鸣赔礼道歉。

二人三杯客套一过，方如意便开诚布公地说：“方才冒犯虎威，实由小人疑窦所致。家下人来说你是际字辈，小人愚钝，知识浅薄，按小人笨想，际字辈只能是前清道光、咸丰年间入邦之人。如今中华民国，大字辈的黄金荣便你为老头子了，哪里能有际字辈的人出现？因而认为你是个‘空子’，故……”

“嘿嘿，你的怀疑不无道理。但这里有个师传徒和父传子的问题。你们是以师传徒，有的师傅一传好几代，故传得快，传的辈份多。我是罗祖（青帮供奉的创始鼻祖罗国）的第十三代玄孙，是家传。家传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个字，故传得慢，传的辈份少，自然按字排辈，我的辈份就大得多了。”

虽经罗一鸣如此解释，但方如意还是将信将疑。不过，他有他的想法。他觉得罗一鸣身怀绝技，武功独步一时，是自己打江山占码头最理想的帮手，又何必去计较什么辈份不辈份呢？想到这儿，他问：“不知您一向在哪里发财？从何处来？欲往何处去？”

“我从小随家父学艺，家父原先在清江、高安、新淦一带设场授徒。近年家父突然迷恋上乞丐这一行，说什么他要以吃百家饭为乐，故打发我离开他单独出外闯荡闯荡。眼下是一叶浮萍，随风漂泊。”

“哦！既是无去处，莫如屈尊就留在小店。小人薄有家业，此酒家生意也算兴隆。待日后访到令尊老太爷，一并请来此处以娱晚年。你尽人子之孝，我尽朋友之情，不知

尊意如何？”

“承蒙抬爱，感恩不尽。按家里的辈份，你比我小十几辈，相互称呼极为不便。人常说‘忘年交’，你我何不来个‘忘辈交’呢？干脆，你我结为金兰之好，不知兄肯俯就否？”

方如意是诚意想留，罗一鸣是有心投奔，自然一拍即成交。方如意十分高兴，立刻命家下人拿来香炉、黄表纸和红蜡，二人写下庚帖。方如意四十五为兄，罗一鸣三十三岁为弟。从此，罗一鸣便成了方如意家中的成员之一，在店中则是说一不二的二老板了。

方如意是个独生子，父母双亡却留给他偌大家产。他从小就无拘无束，养成一个吃喝嫖赌兼大烟的花花公子身。日本占领上海的前夕，他领着六个太太，名曰逃难，实则游山逛景，搞“长期旅游”。到曲镇后，见曲镇依山傍水，景色秀丽，气候也比上海好得多。因而便打算在此多住些日子。开这引如意酒家，本意只不过是寻个开心而已，他并不图挣钱，就是全赔黄了，也只是他财产的九牛一毛，毫无关系。不成想曲镇的人越来越多，酒家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他经营的业务范围也逐渐增多扩大。开始只是酒家，随之增设旅店，继之增设妓院、赌场、大烟馆，也兼谋财害命的“黑店”。他有钱有势有武艺有墨水儿，多才善辩长于交际，家中的打手人人有枪，连县太爷和警察局长都惧他三分，谁敢管他？故他也就越发无法无天。

方如意半生万事亨通如意，只有一件事他不如意。他虽拥有六房太太，却膝下无出，迄今还是个绝户。早年这事他没放在心上，可如今四十有五了，不得不使他那孤独

凄凉感油然而生。

罗一鸣留在店中后，可说是比方如意还能干会算计，店中各业越干越红越挣钱，店中的伙计，看家护院的打手，包括他的六个太太，无一不夸罗一鸣忠厚而能干，看着罗一鸣那忠心耿耿的操劳劲儿，大家对罗一鸣都肃然起敬。

方如意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庆幸自己慧眼识人。他曾多次跟罗一鸣说：“兄弟！你都三十出头了，还没成家，大哥总惦着这事儿，碰上有相当的，大哥给你说个正经八辈的女大学生。人过三十天过午啊！也该及时行乐享享福了。家中那些婊子娘们，你看谁顺眼你就让谁陪你睡……”

“嘿嘿，大哥有所不知，小弟生性不喜女色，从小又专练童子功，立志不过五十不破功。多谢大哥为小弟操心，此事你就甭提了。”

这一来，方如意对罗一鸣越发信赖，店中之事全交给罗一鸣，他落个清闲自在，恣意寻乐，另外，他产生了一个新的奇特的设想——“放鸽子”。他六房太太，除原配大太太四十有二，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外，其余五个均不超过二十五岁，能让他看中而金屋藏娇，自然都是花容月貌，长得天仙似的漂亮。他在想：自己年轻时过于贪色，患了一身杨梅大疮，虽说治好了，却落个不育之症。既然自己身染恶疾，生子无望，何不让罗一鸣替我生下一男二女的呢？罗一鸣英俊潇洒，仪表堂堂，文才出众，敏捷超群……他盘算着英雄难过美人关，凭四姨太太的美丽和媚力，保险一勾既成。想到

这，他乐颠颠地去找四姨太太商量。四姨太太一听，差点没把心乐得蹦到口腔外来。可表面上仍装做再三推脱不同意，经方如意再三解释、说服，这才装做万不得已，无奈遵命的样子。

从此，方如意为罗一鸣和四太太接触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他跟罗一鸣说：“你四嫂子为人厚道，心地良善，敏而好学，对我真心，是你六个嫂子中我最心爱的一个。我想请你当她的老师，每天到她房中去一两两次，一是给她讲点唐诗宋词，教她书法；二是略传授点武功，让她练点防身之道，哥哥了解你，信任你，你不要有任何顾忌或避什么嫌疑……”

每次罗一鸣到四太太房中，方如意都是借故避开，令他十分遗憾的是……半年过去了，据四太太说，她已尽最大努力，方法使绝用尽，罗一鸣死活不上钩。当四太太略显过格时，罗一鸣就会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请嫂子自重，不是说朋友妻不可欺吗，何况你是我嫂子呢？我罗一鸣最重一个义字。再说，我练童子功，不到五十岁绝不肯前功尽弃的……”

对四太太献媚勾搭一事，罗一鸣在方如意面前只字不提，一点不表露出来，而且每天正常去教四太太的文武。由于六个太太都住在后楼，每人三个房间，因而其它几个太太非常羡慕，闻风而动，都求罗一鸣当她们的老师，罗一鸣为了表示一视同仁和报知遇之恩，是有求必应，逐渐成了六位太太房中的常客，昼夜不分，任意穿房入户，甚至困了，就随便躺在哪一个太太的床上呼呼入睡。

方如意对此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罗一鸣是“太監”，无须避嫌。他练功不忍破功，为人正派，光明磊落，不应怀疑。另一个相反的想法：纵使其中有诈，反正自己诚心“放鸽子”，是件好事，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此事瞒不过丫环仆人们的眼睛，久而久之，家下人风言风语就传开了，说二老板和六个太太不干净……也有好心的家下人或说是溜须拍马的家下人，便向方大老爷提醒。方如意为此事召集家下人辟谣，除了一再赞扬罗一鸣光明磊落，忠厚重义，绝无此事外，而且着重指出罗一鸣童子功的奥秘。说罗一鸣为人正派，家下人并不相信，总认为是狗离不开吃屎，是猫改不了爱腥。可一说罗一鸣是练童子功，家下人有几个懂得？自然是烟消云散，再不议论了。人们似乎明白了，怪不得方大老爷如此大度，原来罗二爷是个“老公”。

日月如梭，不知不觉罗一鸣来到如意酒家一年多了。他除了兢兢业业帮方如意管好酒家及各行兼营外，有时间就上后楼去“教文授武”，和六个太太亲密无间。虽然长期厮混，却也“相安无事”。

奇怪的是这大半年以来，曲镇奇案迭出，什么县长的小姐被先奸后杀啦，什么某大学女生跳河自尽啦，什么某女士在床上一丝不挂被人打死啦……据说死者都是被重掌击中要害而死，没一个是刀痕枪伤的。警察局的饭桶们成天荷枪实弹，四出侦察，非但不能破案，连影子也捕捉不到。